

龍維耐醫生常常教導作宣教人的要有三方面的裝備，就是「Being, Knowing, Doing」(生命質素, 知識和事奉技巧). 他亦指出華人宣教走來 50 年, 唯美中不足的是一半以上的宣教士都未能在工場事奉十年以上. 這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不過要走長線確實也不容易. 我盼望能拋磚引玉以過來人的經歷分享一些心得, 歡迎各位同路人加上個人的體會.

「衰得」

記得初學語言的時候因為發音不正, 當地人乾脆叫我說回英語; 又因為我在農村教學, 晚上屋頂的鼠兒們跑來跑去令我不敢入睡, 翌日學員把老鼠抽出來時令我驚叫, 卻被同學取笑我膽小. 像這些「淤事」不計其數, 現在回想一笑置之, 但當時卻切實羞愧. 我們都在一種「不能錯」的環境長大, 所以出來工場的時候總有幾分壓力, 學語言要好要快. 適應要強、事工要見果效. 最好是快點領人信主. 這些都沒有不對, 但擺位不好便造成不健康的枷鎖. 「衰得」起是放過自己的良方呢, 承認「唔得」也是一種釋放.

「輸得」

工場上的變數大, 我們多少都學懂要靈活, 但總有些時候不論你如何努力結果是強差人意. 我是進到語言中心學語言, 老師常說我屬於出色的學員之一. 但告訴你們我直至調離工場前也未能以當地語講道 (他們的聖經詞語部份是創造出來的). 但我另一位朋友卻從未在語言中心受訓, 她的本地丈夫也不教她, 可她能在兩三年後以當地話講道. 失敗一好像叫我們難以回去交待, 但接受失敗也並不等如我們沒有貢獻. 有時神也會用我們的失敗去成就祂的心意. 記得第一次跟首都教會去山區參加營會, 怎料第二天起來眼睛突然刺痛不能見光, 被迫要馬上回首都看醫生, 原來我得了急性青光眼, 若太遲處理的話便影響視力. 那次我非常不情願離隊, 因為可跟服事的青年人建立更深關係, 同時還有兩位來自我宗派的同工從香港到來探望我, 而我卻.....這反使香港的同工們更體會我們在工場的不易, 令區會日後更願意支持工場的事工發展.

「忍得」

宣教人都屬「有性格」人士, 我們都必須承認有部份的「我」是挺難相處. 許多時不是你忍我便是我忍你. 在第一個工場時曾經不知為何本地督導突然不喜歡我, 對我漠視, 說我不需要向他交待. 我不單覺得受屈, 而且我一直都非常尊重和珍惜跟他的伙伴關係. 為此, 我哭了許多個晚上也不斷自我反省, 卻想不出所以然來. 更甚是一次他以質問的語氣說聽聞我想離隊並自立宗派教會. 我從未有這想法本可還擊, 但想到我若失見證, 來這裡宣教又何用? 我最後選擇禱告交託, 並以忠誠事奉來讓督導察看. 差不多兩個月後他對我的態度又變回從前那樣. 直至我要調

離那工場時督導對我多翻挽留，最後甚至為我辦了個歡送會。感謝主！透過這個「無妄」把我的生命闊度擴張，訓練我不輕言放棄。

「捱得」

你可曾試過三人坐在電單車上好幾個小時走崎嶇山路，照腸鏡過程沒有下麻醉藥，一天 19 個小時沒電？如果你對這有點配服的話，告訴你早期的宣教士要走幾天的路程下山為了打一個長途電話回家，有在戰亂天災下冒生命服事的更要向他們致敬。我一位屬靈導師說過環境是神用來訓練我們的。我總覺得神在每個人身上放下一種「抗逆力」，當我們願意接受環境的挑戰 這份抗逆力便會啟動出來，使你越來越堅。

「悶得」

每逢當地節慶到來時我最好的當地朋友便回老家，宣教人的團契完結後又再等待下一次的相聚。我們總得面對一大片「沒有其他人」一起的時候，華人習慣熱鬧不喜歡獨處。前輩們都教我們在工場要培養新興趣，最好是攬些一人的興趣可以為我們解悶，都是很好的提意。但有些時候，let's not do something (不去做甚麼) 是對我們這群熱愛「做」事的人來說一種抗衡，它逼使我們學習停下、休息的寶貴。以前在工場上沒有晚間活動，有時連電力也沒有，我反而更享受這種寂靜的氛圍，能浸在主愛中與神同在實在好得無比。現在反而很懷念那種同神一起的關係，回來之後總覺很難安靜，有時整日過盛的活動使身體像洩了氣的球般，晚上便有種無力感。所以，能夠悶都是一種走得遠的力量。

「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是的，Being 的操練是一輩子的學習，越多向神赤露越能輕看得失，越多謙卑越能突破老我，祝福所有的同路人都能跨越每個考驗，在宣教路上無懼前行。